

梁溪说竹

| 叶建兴 文 |

吾乡是竹乡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还是竹的国度，吾乡无锡就是竹乡。世上的竹有上千个种类，中国就有八百多种。宜兴西南满山遍野的翠竹绵连苏浙皖三省，素有“华东第一竹海”之称。儿时南门外塘河边的老家屋后就有好大一片竹林，每逢暑假度夏，孩子们在竹林里挖蚯蚓作诱饵钓鱼，捉蟋蟀在陶罐里摆开斗场，傍晚在竹林边置竹榻纳凉，月亮升起，萤火虫在竹林里飞舞……小朋友是从竹园里来认识植物世界的。

没有哪一种植物像竹一样如此深入人们的生活。老无锡人都记得莲蓉桥边沿岸耸立着的一排排毛竹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聚集了宏盛、德盛、宏裕和王源隆等竹子交易的老字号，这便是著名的竹场巷。无锡城因水而兴，缫丝业、制砖业及机械作坊发达，运输全靠舟楫，船运需要大量的竹篙和挡风遮雨的用竹片制成的茅篷。从宜兴、长兴等山区砍下的竹子，扎成竹筏，顺流而下，通过水路云集到三里桥、塘岸旁、南门外等运河沿岸，形成盛极一时的竹市场。遍布其间的是制作竹篙的小作坊，而且现场制作，立等可取。长安桥边则形成了制作竹篙茅篷的作坊群。

扁担是人们使用最普通的工具，农耕时代哪一个家庭少得了竹扁担？汗水雨水浸淫的竹扁担渐渐变红，油光锃亮，磨出了樵农的肩茧，也给生活带来了希望。于是篾匠作坊星罗棋布，比现在的药店、银行多。淘米用笊箕，乡村担苗运土有畚箕，工厂运送蚕茧用竹箕。睡觉有竹床，贮碗有竹橱，吃饭用竹筷。坐的是竹椅，躺的是竹榻。运河绝版地，江南水弄堂，农夫驾着乌黑的篷篷船，竹篓里盛放着黄鳝鱼虾，苗篮里堆满新鲜蔬菜，吆喝着穿梭于家家枕河的人家。春雨初霁，身穿青花紧身对襟袄的美丽村姑手挎竹篮，行走在深巷里，用甜糯的吴侬软语唤起“栀子花，白兰花，五分铜钱买一朵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，建工系统的能干巧匠造房砌屋用毛竹搭脚手架是一大绝技，一般建造24米以下的六层楼的手脚手架均用毛竹搭建，每个建筑队均设有竹架班，市中心地标性建筑老钟楼就是搭毛竹脚手架建成。无锡大剧院内四周的吸音板，竟是以竹为材料运用现代技术精制而成。这些还仅仅是物质层面，渐渐地竹还走进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
一声丝竹起，何处不江南

山野之中，不知是哪位小哥斫竹当柴，砍了一节带有蛀洞的竹管，无意间运气一吹，响遏行云，石破天惊，笛与箫出现了。帅哥喜欢笛箫，“笛奏龙吟水，箫鸣凤下空”，李白这样说；美女迷恋笙竽，“湘娥拊琴瑟，秦女吹笙竽”，曹植如是叹；年长的人从笛声中感知世界的清平，从箫韵里体悟人生的艰辛。采苏杭之丝，截洞庭之竹，成吴越佳音，江南丝竹登场了。

无锡人对笛箫及江南丝竹的发展是做出贡献的。人们皆知瞎子阿炳惊天动地鬼神和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，殊不知阿炳还是吹奏笛箫的高手。而在1950年回锡抢救阿炳六首曲目，并整理出版《阿炳曲集》的我国音乐界泰斗

杨荫浏先生，是笛箫圣手，他吹笛高音晶莹清澈，低音细若游丝，在民乐界被称为“杨笛子”。这位出生于无锡留芳声巷的音乐家中西兼学，年仅26岁就用英文撰写了《中国音乐史纲》，成为中外研究国乐的典籍。1981年出版了65万字的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》，为解决竹笛的音准问题，他在81岁高龄时反复实践、考证，与竹笛制作专家切磋，写出了《管律辩证》《三律考》两篇经典论文，并研制出可按尺寸开笛孔的笛尺，解决了千百年来科学制笛、用笛的音准问题，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，不正是竹子所蕴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吗？

盛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无锡曲局（昆局）享誉大江南北，局内能与善于器乐者人数众多，其中张敏斋、惠杏村等不仅擅词曲，亦善弄笛箫，一时称秀，惠杏村又带出了聪颖多才的吴皖卿。后曲局改名为著名的天韵社，众人共推吴皖卿任社长，一当就是数十年。吴皖卿是著名的昆曲师，同时精通琵琶、笛笙等乐器，梅兰芳、韩世昌和杨荫浏均受教其门下，真是名师出高徒。天韵社坐落在无锡公园内的平房内，高朋满座，“夕阳西下，清音继起”丝竹之声悠扬荡漾。《天韵社曲谱》成了国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除了专业社团，民间还有许多业余乐社。据钱伟长回忆，钱氏家族就有一个江南丝竹小乐团，每逢佳节，钱家子弟演奏时，但凡谁吹错了一个韵，深谙音律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就会用目光提醒。

出土有节 凌云无心

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劳动人民依赖竹，利用竹，以竹为伴；文人墨客则以诗言志，借竹抒情，以竹喻己，表达了虚心节坚的志向。

中国文人把竹与松、梅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又把竹与梅、兰、菊称之为四君子。《芥子园画谱》干脆把梅兰竹菊列为中国画一科，任人写摹。中国古代十位杰出画家，无锡竟占三席，东晋顾恺之、元代倪云林和明代王孟端，他们于画史是巅峰一样的存在。多少年来人们忿忿不平：此地有



叶建兴《寒凝碧露图》



倪瓒《竹枝图》

茂林修竹，辉川媚山，钟灵毓秀，一千二百多位进士，妥妥的书画之乡，咋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画派？相傍地区有虞山画派、吴门画派、海上画派、扬州八怪和金陵画派……于是有识之士便倾情打造“太湖画派”。但也有学者认为，所谓画派是相同志趣、相近艺术主张、相近地域的艺术家组团研究交流的团体，“太湖画派”把上下千年，历朝历代的画家放在一起，甚至把画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等不同画种的画家都罗列其中似乎不妥；也有学者认为，以倪瓒为例，此公不独生理上有洁癖，在艺术思想上主张玄淡简远，古拙荒芜，倪高士即便活在当下，也未必愿与诸画友结缘结社。

中国历代山水花鸟画家几乎都画竹。无锡籍画家也不遑多让，大多画竹。笔者认为追寻他们画竹的相同志趣，研究他们表现竹的艺术手法，并通过他们画竹所表达的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，倒可以从中一窥“无锡竹派”的端倪。

同为“元四家”之一的黄公望敬钦倪瓒的人品与画品，认为倪瓒的画意态萧然，追求物外之情，同时代人对云林这个评价应该是中肯的。云林开创了水墨山水的一代画风，他的“折带”皴法，荒远意境独步画坛。降元的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仰慕云林的画，特别派人送锦绢和重金，以此索画，倪瓒“不能为王门画画”，当场撕裂了送来的绢，以致得罪权贵，遭到毒打，但始终一声不吭。后有人询问其故，他说我和他一说话，自己就变俗了，这风骨像竹一样坚贞。他画竹注重抒发“胸中逸气”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竹枝图》，新篁一枝自左向右横斜而出，竹叶朝上，竹枝较细，甚至主竿也细，但笔力沉雄而富于弹性，显示竹子旺盛的生命力。他曾自跋画竹，“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，岂复较其似与非，叶之繁与疏，枝之斜与直哉”。从其似与不似、不较其真的艺术主张，再来看齐白石画贵在“似与不似”之间的艺术观点，方知艺术的薪火相传是有出处的。

无锡王孟端，号九龙山人，家学渊远，十岁能诗，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，深得永乐帝朱棣赏识，官至文渊阁供职，是《永乐大典》的主要编纂者之一，著有《王舍人诗集》。一如倪云林既精于山水，更擅长画竹。他在继承北宋以来诸大家画墨竹精髓的同时，变文同墨竹工谨为奔放，随吴镇墨竹强劲为洒脱，更前入用笔较缓、笔意画多于写，更注重用笔的写意性，这真是中国画的至上境界。同样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偃竹图》姿态俊逸，不同凡响，锋满势圆，用笔果断劲利，甚至画出叶尖充盈的曲卷之势，可见其对竹子观察之细，也表达了他的竹蓬勃向上的一股清气。难

怪董其昌评他为国朝画竹“开山手”，明代著名诗人王世贞则称“孟端竹为国朝第一手”。同时代另一位写竹高手夏仲昭也受到人们的热捧，“夏卿一个竹，西凉十锭金”，一时洛阳纸贵，而夏昶正是王绂（孟端）的弟子。王绂墨竹的繁中置简，静里生奇的清新画风，深刻影响了明以来的画竹诸家。石涛《高呼与可》墨竹图，明显地可以看到王绂潇洒自在的意蕴。被徐悲鸿誉为“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人物之一”郑板桥一生画竹不辍，从他的墨竹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王绂与石涛的笔法与味道。

不得不提另一位画竹高手。清代无锡人邹一桂，号小山，是雍正五年二甲第一名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官拜礼部侍郎、内阁学士。著有著名的《小山画谱》，这是第一部花鸟画理论的奠基之作。他画的竹或植于铜鼎之内与拳石为互，或立于山野巨石之旁，画作大多施以青绿、石绿，用双钩线描，然后填色，有时直接用色以没骨法写竹，明显的宫廷画派。他的作品承宋元写竹大家之源，开一代俊秀清新之风。得到清朝皇室的赏识。“碧林竹与粉株梅，著壁多时谢别裁”，乾隆帝曾多次在他的画作上题跋题词，曾亲笔为他题写“画禅颐寿”匾。

画史上被冠以“江南老画师”的无锡籍画家吴观岱及弟子诸健秋、秦古柳，还有贺天健、杨建侯、俞剑华、吴冠中、钱瘦铁和吴觉迟等丹青高手，都留下了精采的墨竹作品。徐悲鸿画过大量的竹，他照例把西画的技法融入传统之中，他的《竹鸡图》创作于抗战时期，竹子一反常态，取材于自己家乡的毛竹，用排笔刷出，略分光影，茁壮有力，重墨画出竹叶，在左下角画一只怒目竖冠的雄鸡，用焦墨夸张地画出鸡尾，充满艺术张力，怒目屈爪的鸡与挺直的竹看似突兀，实质和谐，透出一股凛然正气，既表现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的斗争精神，也显示竹子宁折不弯的气概，用艺术来鼓舞人们抗倭的决心。钱松喈先生则把他独创的山水画“战笔”皴法，来表现竹的精神，就像他创作的许多“红色山水”一样，把竹画得刚劲挺拔、茫茫苍苍，激励人们节节攀升，积极向上的志向。

竹非蔓草，却有中通之质；竹非乔木，仍有参天之能。浮筠、冰碧、抱节君、碧虚郎、龙孙等是古人对竹美到极致的雅称。东晋书法家王子猷寄居植竹，留下了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的千年一叹，东坡先生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无肉使人瘦，无竹使人俗”的诗句至今读来，仍风雅之极。今年是甲辰龙年，“下年再有新生者，十丈龙孙照凤池”（郑板桥自题墨竹诗句），愿我们世代代秉持竹的风雅和风骨，河清海晏，节节向上。